

从江边到村口，株洲人的阅读时光

编者按

“湘江边的旧书摊”忆往昔

兰祁峰

最近周日晚上终于不用上课。从河西回来的路上，我能有时间再去旧书摊。

(一)

多年以后的湘江边旧书摊，不复十几年前初创时的气象。

说起来，那个夏天的夜晚，是老宋、舒凡和我，还有另外三位朋友，我们6个人一拍即合，开启了自娱自乐、亦晒亦卖式的第一场练摊。犹记得那天下了一场无征兆的大雨。我们几人站上江边火车头广场的月台，一边躲雨，一边兴奋地聊着接下来要怎么样。

我那时年轻，骨子里尚憋着一股幼稚的冲劲。心想，白天在学校教书是谋生，晚上才可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可我没有策划活动的本事，那就跟着大家打打边鼓，凑凑热闹也好吧。

谁也没想到，经过舒凡的一番组织与运作，仅过一年，旧书摊竟成了书香株洲的一张名片。适逢当时的主政者颇为重视构建这座城市的读书氛围，于是拨了专款，既在原来的木质长廊边配备了多条休息坐凳，又专门搭建了一道可以伸缩的雨棚，为出摊者遮风避雨挡烈日。

后来由她牵头，大伙又齐心协力出了一份名为《湘江边的旧书摊》的内刊，尽管因为种种原因，这份小报只出了三五期就夭折，却也因为它的传播而让当时方兴未艾的读书组织“全国民间读书年会”知晓了株洲还有我们这样一群人存在。年会组织负责人之一董宁文先生想办法联系上了舒凡，并邀请我们去参加在东莞举行的第十届读书年会。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她那天喜笑颜开的样子：“兰老师，我们现在总算找到组织了。”

往后两三年，旧书摊的磁场愈发强劲，愿意加入到书摊队伍的人也越来越多，几百米长的廊道一时间变得一位难求。本地的书摊店主们从未像此际这般聚在一起。紧接着，岳阳的彼岸书房来了，邵阳的旧书吧来了，长沙的述古人文书店也来了。为了便于协调和管理，舒凡给常来的书摊主一一打印了标牌，我们几个都以同样的网名相称，如老宋就叫“麻袋贩书”，我的是“毕竟是书生”，她自己的则是“想飞的鱼”。与此同时，她又筹措经费，陆续给大家定制发放了两件印有“湘江边旧书摊”几个大字的文化衫，还专门设计了一款牛津布袋免费发放，方便书友提书。这样算是万事俱备，只等爱书之人来。果不其然，远远近近的书虫们闻讯而动，随即摩肩接踵，纷至沓来。

世间的事就是这样奇怪，这些五花八门，泛黄发旧的书册，在不喜欢它的人看来就是废纸，白送都嫌占地方，然而在爱书人眼中却成了宝贝，旧书摊也就成了神秘园与藏宝地。淘书的乐趣，向来不足为外人道。眼见有驾着宝马的仁兄也专程赶来，蹲守其间，旧书之于人的魔幻感便瞬间拉满。那时，但凡天气晴好的黄昏，江边路灯一亮，你就能看见一出人头攒动的大戏上演。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个个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在一字排开的书摊前缓缓挪步，仔细搜寻，只要一书入眼就会暗自心喜，一番欲擒故纵，讨价还价后终于抱得好书归，实在惬意。

经常来此踱步寻宝的，还有一位大作家，那便是被誉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圣手”的聂鑫森老师。聂老师是湘潭人，原在株洲日报社工作，后来专事写作，退休后就住在河西。某天晚上，他携朋友慢慢踱到我的摊前，指着那本本文文旧籍说：“这些书都不错，很多我有。”说完从中间拿起一本《通假字小字典》认真翻了一翻，然后问我：“这本多少钱？”这本是一册小书，聂老师喜欢的是我的荣幸。我忙说：“这本书只是个薄册，就送给聂老师吧！”不出所料，他哪肯白要，执意付钱。为了不使彼此尴尬，我只好收下，心底却也升起一种别样的敬意来。

聂老师后来撰有专文《株洲红火旧书摊》，又写有一诗《访诗株洲湘江风光带旧书摊》，一时传为佳话。他在诗中说自己“老眼未昏犹识宝，且搜珍本补箱空”，活脱脱一个嗜书如命的书痴形象。

不久，山东作家阿莹要编《中国旧书店》一书，他便在株洲地区选了聂老师的《株洲红火旧书摊》和我的《安静的书店与热闹的书摊》两篇文章。万没

有想到，就因为这一列湘江边上的旧书摊，曾经身份各异，素不相识的读书人之间产生了如此奇妙的缘分。

2014年10月，株洲成功举办了第十二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一时间，许多有名的作家、出版人齐聚株洲。会议空隙，大家迫不及待地涌向湘江边的旧书摊。陈子善、王稼句、董守文、陈克希、曾纪鑫、安武林、黄岳年、崔文川、沈文冲、罗文华、易卫东、吴昕露、姜晓铭……这里面哪一个不是骨灰级的书虫？面对他们，舒凡早与各摊主打好商量，要将压箱底的书拿出来，于是平日里那些难得一见的民国书、港台书，还有许多绝版书，甚至成套的线装老书，都出现了。试问爱书之人见此情景，谁不得三咽口水？置身其间，你会怀疑自己身处何处，这是内陆一个工业城市能有的景象吗？直到现在，书界大佬们那些回顾当日大快朵颐的文字，还留在《书香余韵》的集子里。

(二)

花无常好，月无常圆。盛极而衰似乎是世间万物挣脱不开的定律。年会之后，旧书摊的顶峰也就到此了。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最核心的一点，则是旧书资源的不可再生与日渐枯竭。

株洲原本拥有众多的厂矿企业，这些企业都没有自己的图书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纸质书的黄金时代，有担当的管理者多能重视文化建设，自然进得大批好书。九十年代末，随着国企改革浪潮到来，工厂或停产或搬迁，原来的图书被大量处理，且价格低廉到让人吃惊的程度，据不少旧书从业者回忆，当时动辄整车拉、整吨拖，却还是有望书兴叹之慨。可是这种一锤子买卖注定只是昙花一现。等到浪潮一过，原来的厂矿图书从此进入历史，归于岑寂，大家平日也就只能靠少量私人的图书处理来零敲碎打，更多的只有吃老本，慢慢消化存货的份了。随后手机与短视频时代来临，使得这一局面雪上加霜。好书的逐渐稀缺，还源于它一旦入了真正的藏家之手，短时间内就不可能再流通出来。

书摊上的好书一天天减少，书友们的兴致就会一天被消磨。没有了曾经的盈利，原来的摊主们也没了昔日按点到岗的热情。慢慢的，有些人退出了，有些人晚到了，有些人摆书少了。

就在几年前，作为发起人之一的老宋选择将精力腾出，重回北区去全力经营他的双元堂旧书屋。不久后，南当头的老胡则选择去神农城夜市另开新店，另辟出路。又不知从哪天起，北当头的“爆米花”书摊突然销声匿迹。紧接着是三娱书社的老姜开始变得神龙无迹，来去无定。还有原来卖过《清代版本图录》，卖过无数书签门票、年历卡、大字报的大龙夫妇，在今年初最后一次买过他的《周子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最令人唏嘘的，是他们口中常呼的“小龙哥”，因罹患口腔癌无钱医治黯然离世。回想起来，我曾经去过他的租屋挑选东西，那一次坐上他的摩托车，一路从五桥飞驰而过：谁能想到，那么一个健壮的汉子，竟然以这种方式走完了一生。

某天，我在他人摊前碰到清瘦如竹竿的老蔡。我便忍不住问：“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摆摊了呢？”老蔡一脸无奈：“上次去长沙拖书，因用力过猛，一不小心扭伤了腰骨，后面住院手术，现在已经不能再干这活了。”我听后默然。在我的印象中，他曾经每到傍晚时分，总要慢悠悠地从江边仓库里拉来两平车旧书，其中许多还是从长沙、湘潭等地收来，往往物美而价廉。我在他这买过不下几百本书。许多回，他将那些书一摆开，便掏出一只口琴坐下，旁若无人地吹奏起来。每次见我走近，他就爽朗地戏呼一句：“上帝，你好啊！”那种随性自在，真叫人怀念。

这一切都成为了往昔。

如今，旧书摊上的灯光每晚还会准时亮起，平日里有些冷清，要到周末才有些人气。好在还有老齐、老柯的坚持，还有老王、鲍牙哥的勤快，还有老李的“随便你给”和老刘的“下班就来”。作为多年养成的老习惯，我依然愿意隔三岔五去走上一遭，为看书，为散心，也为重温那一点过往的痕迹。

株洲是一座有书香的城市。书香浸润之处，人心不易浮躁。读书人，是一座城市的底蕴所在。信息纷杂的时代，读书是日常，也是精神的修炼，它使人学会沉静，学会思考。

这一版，我们将目光投向几位身边的读书人：有见证了湘江边的旧书摊十几年历史的爱书之人，他用日记般的语言记下了这个文化地标在时光中的变化；还有重视乡村文化、守着一间书屋十几年的八十多岁老人；以及一位普通的阅读爱好者，清晰地记录了平生买下第一本书的往事……他们身份各异，际遇不同，但字字句句是对阅读的渴求与热忱。情感不浮夸，故事不张扬，但放在一起，便勾勒出株洲这座城市安静而绵长的精神底色。



湘江边的旧书摊。本文作者 摄



罗遇真 摄



罗遇真 摄

那年，我买的第一本小说

龙平波

村里正在布置的一间小屋，不到十平米，厚的薄的书本正往一个个木格里站好，列队一样。门额的“小屋”三个字是炭烧的颜色，莫名亲切。小时候很喜欢书，但拥有一本厚厚的书不容易啊。父母生了我们姐妹三个，还养个哥哥，哪有闲钱给我们买书？

不过，姑姑那时条件好一点，总会偶尔塞给我们一两毛零花钱。我们姐妹也会在闲时采些草药送到药店，或者去水田沟里挖些泥鳅黄鳝来换零花钱。

我小时的零花钱都换成小人书了。那时候乡政府还叫公社，每个公社有个供销社，供应着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刚需，当然也包括文具和小人书。我们家就离横山公社供销社不远。有空时，我就到供销社玻璃柜台前，眼睛贴着厚厚的玻璃一本挨一本看着柜里码得齐整、充满诱惑的小人书封面。那成套的《八仙过海》《封神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等，无不让我向往。直到现在，我脑子里还清晰印着《八仙过海》中蓝采和提着花篮衣袂飘飘的形象。有时候，数几遍揣在口袋里的毛票，挑了中意的一本，沿江岸一路翻回家。供销社柜台里有没有大本的小说印象不深，也许那时还小，只向往着小人书。那时，我的私人抽屉里塞满了小人书，妹妹的抽屉里塞满了各种小饰品。几十年过去了，妹妹仍然喜欢用各种小东西打扮着家，小妹妹那时人小，她的钱舍不得花，大多在家里来客时充公买豆腐了。

后来公社改乡了，每个乡有一个新华书店，大本小本的书都有了。我也开始把视线移到那些大本厚本的书上。不过那些书价格都高，便宜的也得要八九角钱。不知从何时起，娘不准我看小人书，大概觉得那是小孩子的游戏，上高年级了就该正经读书。大学不识一筐的娘看到我拿的是大本的书就觉得我是在看正经的书了，也不管是小说还是啥。有一个晚上，我一边添柴火，一边看刚从同学那里借来的小人书，娘一把夺过去，直接扔到火里。害我跑了好几趟书店也没找到这本书，只好赔钱给同学。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想买厚的书，上初中我基本不看小人书了。那时候，《七剑下天山》这样的长篇小说都是在语文老师订的报纸上的“小说连载”中看完的。每次他看完，就轮着他儿子、外甥女了。他外甥女是我的好朋友，一看完，她就偷偷拿出来给我。放学路上，我又一点一点讲给闺蜜听。所以，几十年来，杨云聪和飞红巾的印象一直在脑海里封存得很好。喜欢大本厚本的书还是源于我的农民父亲。每次父亲出工回来就会坐在竹椅上看书，有时一边吃饭一边看。有一次妹妹趁他餐饭时把

他凳子抽走，结果眼睛一直盯着书页的父亲一屁股坐下去，来了个四脚朝天。父亲看的书有《封神演义》《薛丁山征西》《薛平贵征东》《穆桂英挂帅》《十二寡妇出征》等等，包括《希特勒之死》《萍踪侠影》之类，我常站在凳子上，取下父亲放在高高的壁台上的这些书翻看。父亲可能至今都不知道我翻看过这些书，我也不知道在那贫困的岁月里父亲从哪弄来这些书。那时忙着集体出工，当队长的父亲总是早出晚归，回到家捧着本书就啥事都忘了。我们姐妹又小，所以娘为此没少和父亲吵架。

初一的暑假，娘允许我到闺蜜家住一段时间，我居然带着这一罐硬币和闺蜜从横山经丫江桥到大桥，一路走过三个公社，走了几十里，因为我舍不得拿钱坐车。那条沙路上人影也很少，但绝对比车影多。我们俩先到新华书店，书店很小，不到十平方米，靠着破旧墙壁的书柜上摆满了书。几十年过去了，我清楚记得自己从那一排排书里选中了一本小说《故土》，作者是苏叔阳。我想自己一定把这本封面朴实的书摩挲了很久，要不怎会把这个并不特别有名的作者名字记得那么清楚？我把那一罐大大小小的硬币倒满了整个柜台。我、闺蜜、营业员三个人数着、算着，一共两块九毛钱。

几十年来，读过的小说无数，主人公的名字和故事早被岁月的风吹散。可对并不算名著的《故土》主人公白天明的印象却是那么深刻。我甚至还记得其中一段对白天明的心理描写：一天，白天明听到一个熟悉而温柔的声音在背后呼唤：“天明”，他好久没有波澜的心一下子颤动着，溅起了浪花。在那煎熬的漫长时间里，他总是听到呼唤他的是“白天明”或“白天明同志”。只有那种刻在心上的呼唤才会叫他“天明”……这一段写得真动人，我那时还小，还不懂得爱情，但我后来的骨血里称呼自己暗恋过的男生怎么也不能连名带姓，准是受了这里的影响吧。

那个时候，组里十七八岁的女孩特别多，都是我姑姑辈。暑假里，她们都在我们家跟奶奶学裁缝。那些姑姑每天让我读《故土》里女主人公写给白天明的信，百听不厌。每读一次，她们都听得很开心，容光焕发的。我那时觉得好笑，还以为自己带足了乡音的普通话也够得上朗读水平。后来才明白，那些都是恋爱信，我的那些十七八岁的姑姑们正是情窦初开时。年少的我算是用这样不知情的方式给没读过多少书的姑姑们上着纯洁的爱情课吧。我呼吸了一口带着木香和墨香的乡村空气，读着大本小本的书目，像读着许了愿望的签。我不知道这个小书屋里会不会也出现一个印象深刻的人，也有一本让人难忘的《故土》，我相信有。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中海学府世家二期项目批前公示 及听证会的公告

应株洲中海宏洋地产有限公司申请，我局正在受理中海学府世家二期新建工程规划方案的调整工作。中海学府世家新建项目于2023年10月13日经我局审批，签批了规划总平面图，并核发了项目一期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现已建成。因市场原因，建设单位申请对该项目尚未实施的项目二期部分在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户数、日照影响均不劣于原审批规划总平面图控制的前提下进行局部调整。主要内容如下：

1.将项目二期部分高层塔楼数量由7栋调整为8栋，塔楼位置和小区北侧人行出入口相应调整；2.本项目居住小区总户数减少50户；3.将原布局于2区的物管用房调至一楼，分别布置于8A#栋一楼和西侧底商一楼；4.临街配套商业车位，根据《株洲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按0.5个/100m²配置。住宅车位仍按原标准配置，调整后总停车位1360个。

为充分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根据相关规定，我局定于2026年9月29日举行《中海学府世家二期新建工程规划方案（调整）》听证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听证会时间：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上午10:00。
二、听证会地点：株洲市规划展览馆二楼会议室（天元区天台路18号）。
三、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9

月24日（工作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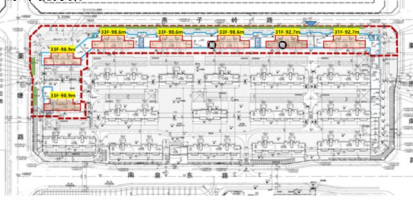
申请参加听证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请持单位介绍信或居民身份证到我局一楼首问责任制窗口报名或电子邮箱报名（报名邮箱：158018231@qq.com）。如报名人数超过十人，我局将根据报名情况确定正式听证代表。

四、听证会材料：详见项目现场公示牌、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网http://zrzyj.zhuzhou.gov.cn《中海学府世家二期新建工程规划方案（调整）批前公示》。

五、联系电话：28811835、28689341
特此公告。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6年9月12日

原审批方案



拟调整方案

